

論語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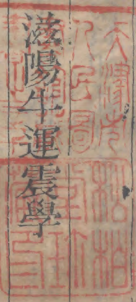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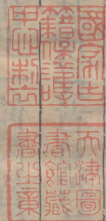


卷十一至卷十四



831493

論語隨筆卷十一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先進崇實後進務華先進素樸之意多後進文飾之意勝其實崇實處正是得中處以道揆之是得中以世俗較之是崇實本文卻是重崇實不重得中也野人也君子也自是時人之論但時解作今反謂之野人今反謂之君子便截然成兩楸須渾說為妙大概謂先進為渾厚淳龐後進為風流文采耳如用之是故作假設之詞只是為則字作勢耳天下沒有不用禮樂的不可泥看用之以服習言不以制作言指淑身不兼善世從先進即是從周但從周以制作之備言從先進則美其習尚之醇也意思各有所重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章

患難相從人生最不能忘情者况皆天下之士而吾門之選下一節納在上一節內皆字也字歛歛欲絕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

論語隨筆

卷十一

一

空山堂

有絃歌之樂安居而切思慕之情也正與上文皆不及  
門神氣隱隱迴合 著其所長見得如此之人而猶不  
免於厄難所謂才德之士少達多窮正有無限悲憫感  
慨此亦未嘗無字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兩句一反一正直是一句不可分助我須抬高重講憾  
之喜之意思更出 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  
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聖人被他一難  
發揮的愈加精神故曰助我 說乃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 兩句俱  
是憾辭俱有喜意若分上句是憾下句是喜便呆滯須  
從有憾之詞托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老實  
贊歎便是後人註解非聖人語氣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師弟未有稱字者孝哉閔子騫正時人之言如此也人  
與父母昆弟並稱之內外無異詞所以可信父母昆弟  
或屬私昵而人言則公人言或傳聞不真而父母昆弟  
則以身受之知之最切須兩面往復看之始得 本文

說孝友字不必添設處變之說亦不必明言

### 南容三復白圭章

此章與子謂南容章互見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也章意只說謹言謹言卽括謹行不必更推說謹行也

### 季康子問弟子章

此章與對哀公偶有詳畧不必以爲君臣之別

### 顏淵死第一章

以爲之槨猶言化車爲槨也語最妙 才不才二句不

### 論語隨筆

卷十一

三

空山堂

過爲鯉也死發端無他深意 君子用財視義之可否  
其實亦視財之有無請車爲槨則子之無財可知若有  
他財而不至徒行爲槨則父之於子師之於弟亦何所  
不至哉然則視財之有無卽是視義之可否也

### 顏淵死第二章

言已與顏淵皆與道爲體喪淵卽喪道喪道卽喪已也  
重言以深痛之

### 顏淵死第三章

有慟乎慟不自知正慟之深也哀痛如迷猛被從者叫

醒故反問之下非夫人之爲慟又是意中畧一停頓語  
重言夫人正見已不輕慟慟夫人不爲過也胡氏以爲  
性情之正意思不重每欲衣衾於棺蓋其知也  
顏淵死第四章人旅輸滿天輸聖人言與不言輸後人而  
貧而得厚葬不如葬而得禮故夫子止之門人乃顏  
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回也親呼其  
名而告之極其欷歔惋痛總重安慰回於地下不重責  
門人夫二三子也正見門人之無知亦以見於禮雖  
過而在門人之自伸其情卽回猶有可受之道也

論語隨筆

卷十一

四 空山堂

季路問事鬼神章

問事鬼神問死皆切問也聖人就所問者翻進一層似  
直拒之卻是深荅之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知事人  
卽所以事鬼說未知生焉知死可知知生卽所以知死  
此聖人善於荅問處若說學之有序不可躐等猶是膚  
淺語 鬼謂人鬼神謂天神聖人言鬼不言神對人而  
言如君父生前不能事况死後祭祀安能盡其誠敬乎  
事之道須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今旣不能如此况真  
無形聲乎 所以生者卽所以死者能原始乃可反終

能反終乃算原始以氣言則神與形來謂之生神去形  
留謂之死以理言則性與命來謂之生性與命盡歸諸  
太虛謂之死以數言則脩短壽夭稟受俱有一定智者  
皆能默契之 此正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  
子路亦解此旨故不更問也

### 閔子侍側章

閔閔行行侃侃皆有剛正之意然閔閔究竟和悅的意  
思多 分看四子剛克柔克各成一局面合看四子均  
有磊落光明氣象故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乃未定  
之詞蓋愛子路之深而危其有取死之道非謂其必如  
是而願其言之中也

### 魯人爲長府章

只重勞民傷財以積弱之國而勞民傷財民何以堪不  
必說出崇利厚歛 夫人不言只說夫人不言則己言  
則必有當也不必坐定平日不言 中如談言微中之  
中婉而不激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正從中字  
看出 說夫人言必有中似又將仍舊貫數語重複申  
明一番欲魯人之動聽也 看得閔子身分越高則聖

### 論語隨筆

#### 卷十一

五

空山堂

人深情愈出贊閔子正以警魯人也一師一弟閒閒言  
論而長府之役遂寢清議之所關大矣

子曰由之瑟章

由之瑟由也對提有眼目其瑟則非其人則未可輕也  
門堂室三字亦是眼目瑟不必在丘之門而其人則  
已升堂特未入室也 奚爲於丘之門不必太作諷斥  
程註與已不同最有含蓄由之瑟丘之門兩兩相形聖  
人當日正有無限期許解此則與下節更非兩意引而  
進之非擯而斥之也 道之正大高明卽堂其精微之

論語隨筆

卷十一

六

空山堂

奧卽室非是堂一个道理室又一个道理也未入不是  
不入言其猶有待耳就鼓瑟一事而言有發揚蹈厲之  
象而不足於優柔平中之度卽其升堂猶未入室處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賢字愈字猶字一串相生賢字說的重愈謂少勝耳猶  
則一般無二也子貢本屬過一邊先師後商或挾一賢  
師之見而來也聖人之荅卻不說誰賢誰不賢只將師  
商平列對舉若與子貢之問不相蒙者立言最妙過是  
過中非過乎商不及是及乎中非不及乎師子貢亦

知此意非錯認過字也但他看得才分過的原勝似不及故有師愈之問過猶不及答得更妙只論過不及不必更論師與商過不及之分位定而師與商之分位自定矣才高意廣篤信謹守看子張一篇所載子張子夏論交論學之言便知子張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苟難二字出荀子苟難有行險之意

師愈一問子貢意在愈師故夫子之答亦意主抑過猶字只宜順文直下平說不可倒說尤不可集註引中庸賢智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論語隨筆

卷十一

七

空山堂

爲愚不肖也不可泥但說過不及便有中字在內只說過不及更不必說中字也時講謂師也過二句不說中字過猶不及纔說中字真滯解

季氏富於周公章

書季氏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明其爲大夫也季氏富於魯卻說富於周公是季氏無周公也便見他專橫可惡處剝削如作邱甲攘奪如分公室求也直斥其名亦見書例爲之聚斂乃巧取民財不但急賦稅也非吾徒也二語連下緣其黨惡害民極惡之之詞不可說上句



是絕之下句使門人正之猶有愛之之意也

### 柴也愚章

四子皆有氣質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正聖人護惜期待之深處愚是知不足魯是能不逮辟是過於文彥是過於質 集註引家語云云言卽此可以見柴之爲人便畫个愚的樣子不可概以此爲愚如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此自是至孝可以謂之愚乎 知不足而厚有餘只重知不足 魯鈍也是其受病處此是正意程尹諸說乃言其得力處在魯是餘意 辟是意象開拓如開疆辟土相似所謂才高意廣堂堂乎張也不可作便辟解 彥俗論謂詞氣粗野如率爾之對是也

###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回賜開說首尾錯綜正不必斤斤較量而低昂自見近道安貧本是兩事亦是一事既能近道又能安貧惟其近道故能安貧都說得須於斷續之間有不卽不離之妙 庶乎解作近道亦須善會空說一个庶字如云回之爲人便算得過了此與易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皆極許可之詞 屢空解作安貧是從屢空描畫出

安貧求蓋不安貧未必全空卽空亦未必屢也看屢空  
便有若將終身之意受命字縮合上下屢空受命也  
貨殖不受命也貨殖無妨不受命便不是賜受命也會  
富賜徒多一不受命也億則屢中自是揚之之詞言  
其料事之明正可引歸入道隱隱與庶乎相爲迥合  
貨殖卽是治產生財程子謂非若後人之豐財又以爲  
子貢少時事皆曲作回護語此處正不必爲賢者諱也  
億中是料事之智如觀執玉高卑而知二君事時解  
以聞一知二告往知來算億中非是范註貶億中又引  
論語隨筆

卷十一

九 空山堂

夫子云賜不幸言而中說雖有見卻與本文語意相悖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子張問善人聖人並未曾正荅他一句集註質美未學  
乃是善人正面聖人妙在並不提出只說兩不字便從  
兩面夾出一個善人言天下有踐迹的人亦有入室的  
人善人不如此亦不如彼而善人之正身可見矣此正  
聖人妙於荅問處不踐迹不可說得過好只是自不  
爲惡耳須在亦不字看出不可有添設補綴之痕不  
字亦不字兩句一氣貫串不可說成兩橛此指善人

現成身分言之正不必推言進步

子曰論篤是與章

色字卽指言如色取仁之色對心而言凡容貌辭氣皆色篤字莊字相爲表裏論篤不是喋喋之口論旣篤實本自可與病痛卻在是字是字是一概與之且先設个與那論篤的主意下面兩者乎都從此一是字生出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篤論亦不可信論篤是與自是高識人把柄較之浮華是尚者遠勝矣然猶不可憑信須翻進一層始得

論語隨筆

卷十一

十

空山堂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兩人資性不同問的口氣想有不同處有父兄在是教他審慎而行故把父兄來壓服他如之何若當面斥之者此中便伏一退字聞斯行之妙在只換一个字便有無窮鞭策仍是如其問以與之其應如響便有不再計而決之意此中便伏一進字告求是常法告由不是常法但由先問夫子有以告由門人便有所遵守了求似多了一問不謂告求卻又是一樣公西惑焉故問夫子而不知其故仍在由求也進退只粘退與兼人

說進是進其退退是退其兼人與進道之進不同由  
求平列時講側重由非是由之勇猛一進字不足以  
盡之故變文言兼人進之退之不必再說上文父兄  
等語

子畏於匡章

此章見聖賢患難生死之際師弟相依之情又見非死  
之難處死爲難聖賢之不輕死於非義彼此相信之真  
也吾以女爲死矣懼其誤又喜其來也非不信回也  
受極喜極不覺道出正與杜詩書到汝爲人句意相似

論語隨筆

卷十一

十一

空山堂

回儼然在卻說以女爲死患難中不知夫子如何光  
景卻決其在不死則竟不死耳卻說何敢死一似死是  
極平常事但不敢以死而負罪者聖賢相契之微一時  
問荅最爲奇妙匡人斷不能害孔顏孔顏決不死於  
非義胡氏捐生赴難及請討復讐之說甚迂謬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此聖人陰折權臣不臣之心始終總此一意大夫之家  
如何有大臣可謂大臣一問已屬僭妄之極聖人深貶  
二子非固輕二子也意在直斥子然然則從之者與此

言更不可問不軌之萌固已隱然言外聖人說得二子  
截然難犯非固揚二子也正使子然潛消異志耳立言  
何等嚴切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兩句相承只照陳善  
閉邪引君當道嚴正剛方不肯一毫苟且說方稱集註  
所謂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是也不可說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等泛語大臣身分須知與諫臣不同然  
則從之者與不言所從何事正不知意欲何為聖人直  
與勘破曰弑父與君而危言以折之曰亦不從也足使  
奸雄膽落

論語隨筆

卷十一

十一

空山堂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使子羔之意原不爲子羔計亦非爲費計祇爲季  
氏計欲得謹厚之人宰巖劇之邑俾爲之用不叛去耳  
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路亦知此義  
特使子羔爲宰正在高興卻爲夫子所阻意成於激而  
詭以求勝故有何必讀書之論而其本意則不如此也  
夫子若與較量其言之是非則子路之罪反輕故特斥  
其佞是故二字直下承接若惡佞之例專爲子路一人  
發者而其所言之失更不足論也惡佞是夫子平日

如此是故不就本文討來路乃因由今日之佞觸動其平日惡佞之心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此八字是通章綱領開端四子侍坐各以齒序便有禮讓彬彬氣象以吾一日二節詞氣謙和聖人之情於此可見中間四節以哂由與點作關目求赤言志止是陪襯過節哂由者以其率爾與點者以其氣象雍容而所見者大求赤言志而皆主退讓不見與亦不見哂聖人之或予或奪或漠然不加可否皆本於禮讓之意以諷勸之也後段夫子與曾皙問荅總欲勘透哂由機關安見方六七十云云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以著二子之退讓正以見由之不讓而聖人暗與二子之旨亦於此帶出總不外乎禮讓之旨也

以吾一日節只說誘之使言且不可說誘之言志然亦預

照下節而言泛然開說不得 居則曰不吾知也此是

高興自負語不是扼腕不平語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

躁妄下二句是激之令其傾吐不是諷其無具則何以

哉猶詩言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如云我亦知爾必有所

以但不知何所以也 率爾兼辭氣言通節皆見他率  
爾處看記者此處下不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  
言之 攝字猶言實逼處此也因仍也猶言饑饉薦臻  
也或云因字承上師旅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且知  
方也似主用兵之方向言如進止之節攻守之宜集註  
卻主向義言之 求亦必待問者點當次對然方鼓瑟  
夫子不問則不敢越次而對也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須以王制周禮開方之法計之方見實在經制 非曰  
能之嫌以禮樂之君子自居也宗廟之事如贊幣牽牲

論語隨筆

卷十一

酉

空山堂

所謂宗祝之屬也會同者諸侯相見皆於宗廟中行之  
不必謂諸侯見於天子也看末段非諸侯而何可見會  
同相禮所謂擯介之屬也願爲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  
據禮有小宗伯末介之類 鏗爾推瑟之聲連舍瑟而  
作爲一句此倒句法也 點之志與夫子發問之意不  
合未免所答非所問故逡巡謙退不遽說出異乎三子  
者之撰非鄙夷三子也須知 點承師問推瑟起對舉  
止雍容意境閒曠便有鳳凰翔於千仞的氣象 暮春  
者七句須說得極平實極恬淡所謂卽其所居之位順

其日用之常樂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其志之所  
存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將終身焉者不可貪說天地  
同流萬物一體大話亦不可痛貶三子鄙薄事爲致涉  
高傲放狂之意喟然一歎隱然動老安少懷之志又有  
世莫我用聊以自樂之感註中隨處見天理又曰與聖  
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等語似屬過高失實 曾哲  
問三子之志正爲哂由作緣起亦各言其志渾說卽是  
與他言三子不是空作一段話說也 爲國之事要在  
於禮爲禮之實總歸於讓二句道理包括甚大所謂通

論語隨筆

卷十一

五

空山堂

章關鍵也

唯求唯赤二節古註不作問答之詞只是

夫子自作咏歎頓挫借二子之讓以明由之不讓而許

可二子之意亦隱寓其中矣

論語隨筆卷之十一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論語隨筆卷十二

滋陽牛運震學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顏淵仲弓二章皆論仁之全量顏淵章屬乾道仲弓章屬坤道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專而有守乾道極簡易極果決看聖人荅顏淵直截了當一刀兩段是何等簡易何等果決坤道極細密極篤實聖人荅仲弓繁重紆折積累勉強何等細密何等篤實乾道之喻如撥去

論語隨筆

卷十二

一

空山堂

雲霧自見青天坤道之喻如淘盡泥沙方見清泉 克

已復禮是爲仁大關目已字較欲字真摯五官百骸皆

載私之具朱子謂已私有三其實只是耳目口鼻之欲

氣稟之偏與人我之私俱見於此下文但言視聽言動

是也克如戰勝克敵之克所謂殺敵致果周禮所謂夫

師克相遇也不言理而言禮者禮者天理之節文禮字

便有規矩可守較理字著實復卽不遠之復如自外而

歸於家相似克了已自能復禮然必復禮纔算克已迴

互言之其義始備 語類顏子克己如紅鑪上一點雪

克已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說克已最精 天下歸仁  
歸如愛戴歸往之歸所謂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血  
氣陰陽之屬環而相依者也不可說的狹小了此言其  
量之至大也不可徒以效言爲仁由已二句只是鼓動  
催促顏子便有雷厲風行氣象如大力人說到舉千  
鈞鼎便自勇猛鼓舞不是恐顏子推諉辭謝泛泛作責  
成勉勵語也此言權之在我而無難也 非禮者已之  
私也克復吃緊處只在一勿字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克  
已在此復禮亦卽在此四非禮字須推勘入細 視聽

論語隨筆

卷十二

二

空山堂

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  
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程子四箴須細玩 集  
註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一章之中  
處處有此二義 看聖人與顏子論仁真有天翻地動  
刀斧雷霆之聲顏子資性高力量大故請事斯語直下  
承當他人聞此定當變色失步

仲弓問仁章

主敬行恕只是使私意無所容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  
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敬以守之恕以

行之仁在其中矣 出門與見賓不連使民與承祭不類加一如字則假借見賓承祭之敬移作出門使民之敬因其所必恪以儆其所不恪由其所不忽以惕其所易忽此中有多少拮据矜持以己及人恕之順事不欲勿施恕之逆事著一勿字偏從意念極不便處著力此中有多少矯揉勉強如此紆曲重疊纔保得此心此德在故曰坤道 邦家無怨使以自考也便不如天下歸仁之直截大樣然卻極謹密平實 請事斯語猶云嘗試爲之便與顏子請事語氣不同

論語隨筆

卷十二

三

空山堂

司馬牛問仁章

前二章言仁之全體此是言仁之一端仁者一頓其言也又一頓也字極現成自然其字指出全體之一端仁者不止言訥而非仁者不能言訥則言訥卽仁之全體也此舉一个現成仁者榜樣與他看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訥則不是訥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訥則是仁者自訥非訥言卽仁可知 心常存故事不苟不必分兩層所謂難者乃是心上其難其慎難處便是心常存處爲之言之兩頓得無二字卻

從反面託出言仁者不敢容易做自不敢容易說雖欲不訥全由不得他也

司馬牛問君子章

君子不憂不懼卽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也君子字亦宜頓住兩不字極直截平日所爲無愧於心卽納於內省不疚之內內省不必重講不是省察之功只是自反字樣兩何字極恬淡極自然正與兩不字迴應 內省不疚二句不特解憂懼之所以無是解無憂懼之所以爲君子上章爲之難二句同此 强排遣是一等不

論語隨筆

卷十二

四

空山堂

憂懼的人崇清淨尚虛無是一等不憂懼的人皆非君子之不憂懼 牛常憂懼以向魑作亂也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疚字如云人倫有慙德門內多遺行聖人之言雖不專主司馬牛事然其意亦未嘗不括也

司馬牛憂曰章

牛有兄弟而言無兄弟謂雖有如無卽指現在而言非謂將來無也 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不平對雖不單指處兄弟之道然處兄弟之道卽在其中亦不專指

處變亂卻要將處變亂之道點出敬而無失如小雅之  
集木臨谷恭而有禮如大易之柔順文明舜之齋栗蒸  
又周公之碩膚赤舄皆在此二句中 四海之內皆兄  
弟言疎者尚可親況親者乎善會之本無語病無失有  
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臻至處 何患乎無  
兄弟乃正對首節我獨亡之憂而責以修其在我何等  
剴切不得云意圓語滯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明或有好高務遠之弊譖愬不行便是能察人  
之所不能察可謂明即可謂遠不是定教子張不求高  
遠也 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迫切一緩一急  
緩則不覺其入急則不暇及詳一要覺一要詳下乃以  
一察字括之 不蔽於近四字說遠最妙非明外有遠  
乃明到極處卽是遠而明到極處正卽其不蔽於近而  
得之 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  
皆在所照而不可惑二義又於不行上推進一層高伯

宗辨讒論云云

子貢問政章

此章分兩截卻不可分上截處常下截處變蓋上截常變皆有下截權所去正是權所留要在三者之中分緩急輕重不但以濟變言也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本不

平列似乎說足食足兵而民自信卻是說足食足兵然後民可得而信也本非作三項差排而子貢設爲不得已之問以究夫事理之極不列爲三者則問端無自起耳 兩不得已須還他實在如寇敵交侵饑饉薦至欲棄城而去信不可也欲仗信守城而糧芻不足兵食不能兩全則於三者之中必當去其一也又如城中之食

已竭棄城無以爲信守城無所得食則於二者之中又當去其一也 去兵去食亦須還他實在去兵如卒乘之闕且不補器械甲冑且不必製甚而言之且散兵歸農不必糜食於官去食如棄城得食決不可棄投降得食決不可降縱民掠奪得食決不可掠奪甚而言之燒燬積聚背城一戰亦死中求生之一法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存此必死之心眾志成城百折不敗國勢民命猶可倏轉於崇朝此正聖賢扶危定傾大本領非計無復之教人徒死而已 首節民信之矣末節民

無信不立精神主腦全在兩民字苟無信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國足食足兵固爲民計卽去兵去食亦是爲民

棘子成曰章

二賢俱是矯弊子成矯時人之弊子貢矯子成之弊要

以子貢之言爲是文勝固失質勝之害極於清淨虛無或至蔑禮棄法爲禍世道人心不小聖人本來質文並重與奢寧儉與易寧戚原說的有斟酌子成何以文爲語氣直截直是抹殺文了子貢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

論語隨筆

卷十二

七

空山堂

此言本來無病卽戴記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之說也文猶質也二句正說虎豹之鞞二句反說只是申明以暢其意不必另作轉語 集註君子小人兼貴賤賢愚言之若君子小人無辨便是僭之階而亂之媒成何體統成何世界本末輕重之旨此處不甚重 惜乎夫子之

辨說君子也古註作一句讀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哀公意思只重足國有若之意重在足民哀公知有君而不知有民有若卻言君民一體其實有若言足民正

所以足國未嘗不爲足國計也第言藏富於民正以利君國之用乃經國之遠謀大體只以年饑用不足引起總與救荒備荒無干卽節用減膳之說亦是推論事理當如此本文卻不見有此意勸公行徹只是要他十分取一耳十分取二便不是徹法了吾字正是哀公語中病根吾字說得寒乞鄙陋可憐之至正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爲吾計忘卻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百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不是講徹法只是說徹意要看兩與字百姓之足卽君之足百姓之不足卽君之不足若說百姓足則必急公奉上不令君獨貧百姓不足則爭奪攘竊不令君獨富猶屬第二義非有若立言本旨也至於井地均穀祿平公私有備出入有經亦是推廣餘意不可以爲本文正旨也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釋徹法毛西河辨之甚詳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主忠信則本立德之體也徙義則日新德之用也 主

字如主客之主言凡事都靠他作主徙字如三徙成名

之徙今日遷一義明日又遷一義卽事已合義猶且精



益求精如此方是日新 主忠信則根深基固徙義則  
繼長增高如築臺相似主忠信便是大作基址徙義則  
日積月累一層高似一層 辨惑不必說辨字知惑便  
是不辨之辨了是惑也是字卽辨之之意 人情莫大  
於愛惡愛惡莫甚於生死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玩  
齊兩其字卽伏惑意下二句用旣字又字打轉方逼出惑  
字耳不可以上二句說惑下二句說惑之甚亦不可以  
上二句就兩人說下二句就一人說 旣欲其生又欲  
其死說得忽然欲生忽然欲死自己亦無定見卽所愛  
惡之人亦不知是生好死好雖司命亦且難於供命也  
活畫出一個惑字 子張問崇德辨惑只是要高要明  
夫子告以近裏著實之言卻是真高真明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劈空橫列八個字何等森嚴何等分明卻又何等平穩  
也 八字一氣念來便有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  
見得一部西銘一部周禮制度在內 只八字便有各  
盡其道交盡其道二義側重君父對針景公說此意亦  
自包括在內也 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己之正

與孔子之言相發明 善哉一歎觸動隱情增出多少  
感慨而庸憊無能不克自主之意自見信如直貫到底  
作一句讀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猶言食不下咽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折字當作折服之折謂爭訟者之氣方盛忽然抑斂如  
木之方長而折者然胡氏以爲折而二之便非 片言  
須活看不是限定片言折獄亦須活看總是贊子路之  
言出可以服人不是以折獄之才推子路也忠信明決  
四字是可以骨子集註融會下節以立言不可豫透

論語隨筆

卷十二

十

空山堂

無宿諾亦非有實事從子路全身體會而出宿諾猶言  
宿怨宿食又如君言不宿於家之宿總是畱滯之意不  
限定是一宿也 諾字正與片言兩相激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折獄字說得爽斷聽訟字說得詳審 躬行化民則不  
忍訟大畏民志則不敢訟二者皆所以使之無訟也必  
也使無訟乎便隱然有追思三代一段光景與大學絕  
不相同 楊氏外註牽合不必深論

子張問政章

此章論政以心而言正是論所存所發未及爲政之條目也居之在心行之在事然說以忠則仍屬心也但須以心見之行事耳無倦是不息不肯初銳中輟以忠是不欺實心實政不肯粉飾假借怠事固是倦喜事亦是倦見小欲速有苟且之心固是倦好大喜功難爲其繼亦是倦不忠如任權術尚功利矜名法禮樂以飾喜兵刑以飾怒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皆是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勵以作之於將成之際成

論語隨筆

卷十二

十一

空山堂

美成惡中俱兼此二義磁鐵相引冰炭相違誠也章中兩人之字最宜著眼以人之美人之惡如己之美己之惡此正不可解事須知從君子精神命脈中說出小人放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政者正也詰政字而政之全體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帥字猶言兵隨將轉孰敢字正要說得整齊嚴肅

孟子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正是此章註腳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章

此章須與左傳臧武仲對季孫詰盜篇意思相似盜生於竊竊生於欲魯國納莒僕莒庶其邾黑肱是謂盜數康子奪嫡竊柄攘君剝民是謂盜首康子患盜人亦患康子有欲故也欲則誨盜不欲民自不竊語意自直截分明雖賞之不竊甚而言之辭時講謂欲則民貧而爲盜不欲則民溫飽而不竊此一層說寬了不切本文正旨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章

一篇要領只在子爲政三字大旨不是不尚刑而尚德

論語隨筆

卷十二

三

空山堂

卻是不恃意而恃權無道本來該殺卻殺之以就有道此意未可厚非但念子大夫係爲政者惟爲政乃能殺人然旣爲政又焉用殺人如要殺人以立威或且聽其殺人旣欲殺人以導民於善又何必殺人子大夫欲致民於善而至於不能全民之生則其所以善民者何太無具也生惟子殺亦惟子則善惟子不善亦惟子子欲善民焉有不善欲善民善如此之易然則何必殺也如果欲善而民不善子乃殺之亦未遲也風行草偃正言權勢所在民不得不從不必屑屑分是和風厲風也須

從上感下應意思推進一層范氏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總與本文隔別猶是泛泛論政語也

子張問士章

問達與問行同不可開口便說他務外問達不錯子張卻將達字看錯了集註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是達字正解子張問達且未見及此何哉一問就勢反跌一章精神全在此一句此一問聖人意思中已判然有聞達兩途了在邦必聞二句彼亦不是以聞爲達乃誤認聞處卽達也是聞非達在誠僞虛實上辨劈分割開當下喝

論語隨筆

卷十二

三

空山堂

破直令子張猛醒所謂別黑白而定一尊也夫達也者夫聞也者兩邊喝起仍有嚴切分明之意質對交言文固可喜質則可信直對曲言曲則可易直則可畏此是寧方母圓寧拙母巧之意質直則申情見貌不第以在內言太質則過朴太直則過激義有是非可否經權常變好義便不是一味徑情直行質中又有文直中又有曲也察言觀色似乎揣摩人情迎合世故卻是必不可少如侍於君子須防三愆時然後言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之類此中正見聖賢真實學問不徒借人以驗

其言行也慮以下人猶言卑以自牧凡一設想便要下人所謂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如此等人便是有能達之權有必達之理在邦必達二句直下如操券而得不必更作轉語也夫聞也者大槩與上相反不必斤斤細較色字說得活容貌詞氣皆爲色取字如揜取襲取之取行違亦是聞之本領色取乎仁若必求無違反致敗露卻要岸然自成一家教人看成另是一種仁人不彌縫乃深於彌縫也本來虛假若自己先不自信人誰信之居之不疑者外假不歸公然自以爲是大作門

論語隨筆

卷十二

吉

空山堂

面好壓倒人此正剛愎自負有胆有力做成一種假名士氣槩精神有能聞之權有必聞之理在邦必聞云云亦如操券而得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記者繫從遊於舞雩之下七字於章首正以其流覽景物不忘克己之功也但善哉一贊非專因此而贊之然究竟脫從遊舞雩不得先事後得與先難後獲相似不同難獲說仁事得說德崇德工夫便是事德之能崇謂之得事能策人得能愚人若有冀倖之心則有躡等

之患且有半途之廢德如何能崇無所爲而爲這意思  
便自高遠一味計較功利這意思便自卑下如此就居  
心上說尤爲切要攻如攻城之攻又如攻金攻木之攻  
攻其惡如引繩批根更不留一毫餘地凡人觀人則明  
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若責己者重以周自然  
責人輕以約若主弱而客強雖欲攻人無暇攻也脩字  
從攻字出治而去之所謂去其所本無也前章言愛惡  
此章言忿怒皆人所易惑者身與親相連忿與禍孰重  
一朝之忿忘身及親惑孰大焉必辨其惑乃能懲其忿  
也

論語隨筆

卷十二

五

空山堂

### 樊遲問仁章

此章分三截一層註解一層問仁問知一層舉直錯枉  
二句解知者知人能使乃知之作用此是論其理舜有  
天下節解舉直錯枉二句乃是指其事愛人當看施字  
知人當看務字舉用可以該本也知人人字且不可說  
出賢否邪正恐犯了直枉地步卽愛人一邊亦且須渾  
言之如云天下可愛之人固愛之以其德天下不可愛  
之人亦愛之以其意其人爲吾之所樂知知之不嫌於

刻其人爲吾之所不忍知亦知之無取乎恕便自含蓄  
樊遲未達是疑知之有妨於仁非疑仁之有妨於知也  
舉直錯枉二句是申言知者之事知不妨仁只於言外  
見之錯不用也非移郊移遂之謂人不盡直枉直枉則  
足以盡人知不止舉錯舉錯則足以盡知能使者其權  
在我權之所在意斯行焉則不可愛之人皆轉而爲可  
愛之人矣樊遲退問子夏只是未解能使之旨因於知  
以成仁之說猶未釋然也富哉言乎大槩說可以爲政  
教之本風俗人心之原古今帝治王猷皆不出此故曰  
所包者廣不可說不止言知舜湯二段只是指其人以  
實之子夏語中偶然帶出不仁字來不仁卽枉非有意  
要補仁字也九官之中刑官最微小者賢則大者可知  
阿衡持天下之平大臣法則小臣廉可知一舉便是錯  
更不必言錯枉之事一舉仁不仁便遠此外更無能使  
之事子夏指點唱歎之神全在爾矣字與上富哉言乎  
神迴氣合仁字自津津隱躍心口閒本文不仁者遠自  
是秘響潛通非有心發覆也

論語隨筆

卷十二

六

空山堂

子貢問友章



此卽勸善規過之事論友道也忠告是誠意懇到忠本  
不因告而有告自以忠而切善道或纏綿深厚或親切  
簡當皆善也不可分忠告屬內善道屬外亦不可側重  
忠告輕帶善道也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蓋朋友數斯疏  
矣故要知止小則割席分坐大則凶終隙末皆辱也不  
可則止祇完得友字分量此以義合者所謂異於號泣  
而隨之垂涕泣而道之者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集註明道進德平列章意卻用側串蓋以文會友者正

論語隨筆

卷十二

七

空山堂

欲以友輔仁也輔仁本不可無友仁之道大仁之道尊  
朋友或畏而遠之須以文去會他則文實爲之招也以  
文會友卻以友輔仁文爲緣起仁爲歸宿先以風雅相  
合後以德業相勸卽文與仁爲合一之事也 以文會  
友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也輔仁不外嚴憚切  
磋二義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此章與勇者論政人道敏政非強有力者不足以勝任也先勞無倦乃是奮發有爲而能持久之意所謂明作有功無競惟人須要將主政的一副精神力量都寫出來先字對後字說主政之人在羣臣百姓之上如何不先先之如孝經先之以敬讓之先又如身先士卒之先勞非勞百姓乃以身勞百姓對逸字說所謂勞一人以逸天下也宵衣旰食零雨稅駕以及一切循行勸課等事皆是勞之須說得天地鬼神山川風雨皆有震動鼓舞之神方得無倦乃不益之益須知脫卻先勞不得蓋先之中不勝先勞之中不勝勞且既已先先之前又有先既已勞勞之後又有勞直是無窮盡無了期自非無倦如何能辦得

仲弓爲季氏宰章

此章論爲政之大體對爲宰言之知大體雖宰天下可

也。先有司者蓋宰之所屬有典錢穀者有典兵刑者  
有典禮制者凡事必與他提掇料理一番責而付之以  
考其成也。小過不專指有司過本無心之失而小則  
情詞尤輕者故赦之此忠厚之意也。賢有德才有能  
或在位或未在位舉而用之所謂以人事君也。焉知  
賢才而舉之言不患不舉但患不知不必添出盡字  
舉爾所知云云言賢才第患不舉不知不足患也賢才  
是天下公共賢才舉賢才是天下公共責任爾知爾舉  
不必問人人知人舉不必由爾此與人失弓人得之較  
之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意思公私廣狹相去多少程子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頗得此旨不必說我舉  
而人亦舉一唱百和亦不必說舉者復有所舉拔茅連  
茹卽饒氏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猶屬私意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正名謂正其倫理單指稱兵拒父之事以子拒父卽是  
父子之名不正聖人爲政於衛須先正父子之倫不曰  
正倫而曰正名者不肯斥言之名者人治之大端如名  
教名法皆是不必更添上實字以孫禰祖衛輒本無此

事且此時係衛輒二年未屆三年吉禘之期靈公未嘗入廟也况太甲繼湯桓王繼平何嘗不是以孫禰祖人未有非之者也特聖人所以正名者原非尋常作用亦未可以常情窺測胡氏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援立公子郢之說以及陽明王氏迎養之論朱子孔子不仕衛之議皆後儒臆說聖人舉動定不如是所謂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聖人大旨只是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政事至於經常權宜隨時審勢本無一定世儒安能以私見測之闕如正是君子老成深沉明

大體知國計處卽此所全者大所補者多言從名出播之國人傳之外邦皆是事以言成理短詞窘雖英雄無所用其智力事安得成禮樂刑罰皆所謂事也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禮樂不興則賞僭而刑濫推而至於無所措手足皆切倫常紀綱言之不可泛說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正與迂字反對君子名之必不可言三句正結上文言卽上節言字行字指事字及一切禮樂刑罰皆是君子於其言言字上根名字下帶行字苟字所謂一事因循陷成大惡輒之敢於拒父良心泯

絕正坐此一字病根耳 此章立言若照衛事若不照  
衛事須有不卽不離之妙

樊遲請學稼章

稼圃亦力田務本之事樊遲請學殆窮而自食其力之  
意非必有許行並耕之說也兩不如實說不及不作不  
似解雖不顯闢之已自婉拒之小人以分位職業言禮  
義信則所謂大人之事也三莫敢不正言以上臨下道  
一風同有不得不然者此正大人之道德風教在上則  
有其事在下則有其學此等須從大處理會四方之民  
只極言來稼者之多焉用稼言非惟不屑爲自不用爲  
矣聖人婉拒樊遲於其出也復申明已說以廣其意非  
恐樊遲惟老農老圃之是學而言此以救其失也

子曰誦詩三百章

誦字不必看壞三百便含多字意誦詩便含有能達能  
專對之意不達不能專對便含有奚爲意本文一氣轉  
折惋諷無盡 不達非一無所設施或宜古而不宜今  
或知經而不知權或長於此而不長於彼皆是不達不  
能專對亦不是全不能對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

介使助之如荀躒揖籍談以對趙孟使叔向侍言皆是  
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用直是性情心  
術與之俱化降至漢初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  
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理學之儒興後之窮經者安復  
有此

子曰其身正章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正是此章註腳入行是自行  
從是舍已之所爲而從令一是自然一是勉強卽此字  
義可見

論語隨筆

卷十三

五

空山堂

子曰魯衛之政章

魯衛本兄弟之國乃其政亦儼然兄弟甚言其衰亂相  
似也魯之失在君臣衛之失在父子此以人倫言也魯  
之失在孱弱衛之失在凋敝此以國勢言也聖人本意  
正爲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同  
歸於衰兄弟二字惜之正以望之也

子謂衛公子荆章

須著眼公子二字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所謂膏粱之性  
紈褲之習當時如鄭之七穆宋之華氏皆以怙侈滅身

故舉一公子荆以風之居室有此真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循序有節只是知足二字便該括了三苟字三矣字便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意三曰字從公子意言之閒歷歷形容正聖人所爲嘖嘖稱善也合者初聚而未備也完則室有長物不移而具美則華美而有文采也

子適衛章

一章精神全在庶矣哉一歎富教二字已於此隱隱含蓄一出口時直是經綸滿宇宙然卻因問而逐漸生出

論語隨筆

卷十三

六 空山堂

富兼本富末富二義教兼身教言教二義集註制田里薄賦歛立學校明禮義各有兩事相因庶字本不易得有自然而然是天地之所生成也有使之然而然者是先王先公休養生息之所畱遺也須從庶字講出富從富字講出教來方得富教照衛事更切合

子曰苟有用我者章

世莫予宗道大莫容人謂其累世莫殫難以速效聖人

外度諸世內度諸己實見得當時事勢猶有可爲而已之設施可以預立限期預期成效可者如脩廢舉墜綱

紀粗立又如井田學校先定其規模有成卽不出可也  
之外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所謂治道大備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章

此章思善人下章思王者皆悲天憫人之意匪風下泉  
之思 此章須活看善人爲邦百年父子相繼此必不  
可得之事爲邦百年便可勝殘去殺此必然之理春秋  
之時吏治以武健嚴酷爲事爲是言者是從狹隘酷烈  
之餘痛殘殺之無已時而翹首仰望慕善治假設爲  
此二語以寄其悼歎悲痛之情所謂不得於今思得於  
後不能於其身則思於其子孫者聖人然之口中贊歎  
善人眼中慘惻當世有無限欷歔低徊光景

子曰如有王者章

此亦切春秋世道立言蓋當時風俗日偷殘忍日甚江  
河日下積重難返此時設有王者必待一世然後元氣  
可復教化可浹宇內之氣清和咸理通內外上下都成  
一个道理浸灌透徹一氣周流所謂仁也此亦數窮事  
極假設期望之詞謂若遲之又久世道人心日壞雖有  
王者更非必世所能奏功也言之不勝慨然



子曰苟正其身矣章

此章專爲爲臣者發從政是大夫事正人時解分指君民究以正下人言之從政所以正人不能正人焉能

從政此是互文

再有退朝章

章意總重正名分以抑季氏眼目只在政事二字在公室則爲政在私室則爲事政如會盟征伐祭祀等事事如私家之租稅錢穀大夫亦自有朝大夫外朝亦可議國政冉子在朝所議明明是國政聖人卻定要說他是

論語隨筆

卷十三

八 空山堂

事斷斷不許私家有政言縱然是政一到私家便算事了如有政我當與聞既不與聞安見爲政此正以證其爲事也名分不可假借界限何等分明此與家語孔子正假馬之說相似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興喪之源君心之敬肆爲之精神眼目卻在一言二字一言知難即可興邦一言樂莫予違即可喪邦此中正有天命人心操舍存亡之幾介在呼吸不可不謹凜敬持也兩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正爲一言鄭重停頓上

截人言君臣平舉夫子卻單撥爲君難折醒知字此正所謂一言也下節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唯字與他字暗對一唯字中撇卻無數可樂之事卻又包卻無數可樂之事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二句只是故作頓挫正爲不善句作勢此以縱爲擒也不可呆看前人之言自是英君察相卽典謨訓誥之言不過如是後人之言則人君自言也予無樂乎爲君二語活畫出驕主訑訑面孔

### 葉公問政章

此是論政之局面規模非專以效言也言須如此乃所

論語隨筆

卷十三

九

空山堂

謂政耳其施爲之次第葉公老成而達於事必能知之須切楚地楚事說更有情然大概說較渾

### 子夏爲莒父宰章

王道無近功須得大體無欲速故可以無見小利故可大爲宰須有有司屬下上欲速則下必有疲於奔命而日不暇給處不惟興利不可欲速卽除害亦有不能速處不達謂不浹洽也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做車墮馬而反不得到矣無見小利如利在一鄉不如推之天下利在一時不如推之萬世又如驩虞小惠何

嘗無補卻是伯功不如王道之遠大也病根只在見字  
欲字

葉公語孔子曰章

此見直不在躬而在心理順則心安但說直躬便不是  
了楚俗剽悍故以證父爲直在彼以爲大義滅親而不  
知其爲絞也賊也不隱之謂直父子天性卻又以隱爲  
是此天理人情之至直不直非所計也然正不失爲直  
故曰直在其中 父子相隱須從人情之至看出天理  
來

論語隨筆

卷十三

十

空山堂

樊遲問仁章

仁體事而無不在居處執事與人則盡乎境矣恭敬忠  
則盡乎心之德矣多爲之防處處有檢制則私意更無  
著處居處是持己一邊事執事不可混入接物執如捧  
執之執事如日用大小之事與人方說接物之夷狄不  
可棄此心更無間斷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今之從政者一問似屬餘意卻是子貢發問原由其精  
神意思正貫注在此非每問愈下也首節分志與才不

是分才與節有耻乃矜貴刻勵之意是耻其無所不爲  
非耻其不能有爲也今士人寡廉鮮耻不顧小節已爲  
無忌憚小人矣及其骫骳渙忍以苟生則又取行已在  
清濁之間語以自掩士品之汙鮮不由此使於四方  
包得廣一切宣德達情安內攘外之事都是所以能不  
辱君命者必有處事通變之才然後足以外輯方國內  
安社稷所謂八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也如此方  
是士品之上者聖人以才德並言之何嘗重道德而輕  
事功耶 孝弟亦行己之大端此是本立而才不足者

論語隨筆

卷十三

士

空山堂

須看宗族鄉黨四字近不言父兄恐其昵而失之私也  
遠不及邦國恐其傳聞不真而失之泛也說宗族鄉黨  
便可近該父兄遠括邦國矣孝屬宗族弟屬鄉黨尤有  
意義蓋孝親與宗族相近敬長與鄉黨相連也 言行  
亦行己之大節必信必果祇是堅確有守之士小人以  
識量言之但三代直道之遺春秋好惡之公都在此小  
人身上故亦可以爲次說到今之從政者便發一噫字  
有無限感慨無限悲憫在內當時專權竊柄之輩以及  
庸碌苟合之流總是斗筭之人不足掛於齒頰也 子

貢問今之從政者已有大不滿意不可說其間愈下而夫子警之程註所云子貢欲爲皎皎之行以聞於人者亦臆揣之詞誠無以見其爲然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面與與在

章意思狂狷中行以下就是狂狷與之與之以道也中行氣質純粹學問深醇有狂者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而不至於過激開端說不得二字便撇過去不要重講亦不必補出註中謹厚人一層狂者有爲狷者有守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進取者取法乎上其

論語隨筆

卷十三

三

空山堂

氣方新天地萬物皆在意量之間黃農虞夏皆在俯仰之際有所不爲者所謂不屑不潔見不善如探湯真矯矯獨行之士也狂狷俱有不足處卻不甚重聖人與他本面目自在志極高守有餘處激厲裁抑意思自在言外激厲屬狷一邊多裁抑屬狂一邊多但不必板分一面裁抑處便有一面激厲在

子曰南人有言曰章

面與與在

有恒固是作聖之基卻不重此意只一有恒便是人心不死天理常存關係世道風俗不小南之人氣柔南

之俗近鬼卻能見及此故其言可取不可以作巫醫正  
言極下賤之役猶不可以無恒也集註尤不可以無常  
雖亦正理卻非書旨所重懷二心者無成行岐路者不  
至善夫須融會上文俯仰流連要得複述咏歎神情  
不恒其德須照卦體說承如奉承之承如以羞辱來奉  
承他或字說多也得其來無方有不可指數之人說少  
亦得言卽萬一偶然正有難防亦不知其何許人也  
占字究竟切易辭說不是泛說誦讀末句正與善夫句  
緊相呼應

論語隨筆

卷十三

三

空山堂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彼此相濟之謂和如五味之相合如八音之克諧立朝  
以政事相爭卻是同同心國事講學以議論相抗卻是互  
相發明同者如左傳所謂以水濟水若琴瑟之專壹也  
不和便不是同同便不是和與羣黨之說不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觀人以鄉人爲斷鄉人以好惡爲斷子貢與聖人都是  
順而觀之逆而參之兩法但子貢是順逆各用聖人是  
順逆合用子貢從好惡上看人聖人卻從鄉人上定好

惡聖人用法尤精耳子貢此問最奇亦是古今觀人創  
闢之法未可也說得極活只是不敢深信皆惡一問卻  
從上面翻轉出來不如從上兩未可作轉語言你說得  
那人不如我說的這人也其字是殊詞亦是連詞是兩  
層意亦是一層意兩邊分明合併以此參彼語極圓意  
極密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或主君道或主相道皆是公私恕刻固是大旨卻須從

難易二字轉折形容生出情致本文事說相形顛倒互

論語隨筆

卷十三

十四 空山堂

換各有義理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須說得嚴氣正性  
便有譴呵及之毅然難犯之概器字隨才任使須有刻  
畫描寫說之雖不以道三句要說得極不堪一雖字任  
你四面八方投其所好無不如意求備正是小人猜忌  
刻薄處小人亦是恃聰明有才情的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泰驕以容貌辭氣言泰者從容自得心廣體胖驕者志

得意滿虛僞盛氣泰驕皆有充然自足之意泰則自然

安舒驕則自成矜肆耳

子曰剛毅木訥章

近仁不算是仁亦不是藉此爲仁剛毅木訥四者氣質之偏與仁無干然是氣質之真與世俗之靡曼粉飾者又無涉仁兼重遠剛毅似勝乎重遠仁絕巧令木訥則反乎巧令有仁的樣子有仁的影子所謂卽此可以得仁之形狀也故曰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論士何必容貌儼氣但在外者可以一望而見則其德性涵養可知此是說一現成樣子卻是要子路學到此

論語隨筆

卷十三

五

空山堂

地位切切懇到惺惺詳勉怡怡和悅不可以言貌分屬分看切惺是一意怡怡是一意合看切惺之中有怡怡怡怡之中有切惺蟬聯看切切懇惺惺更有婉轉之意怡怡則純於和矣此涵泳於詩書禮樂之澤而有溫良和厚之氣也一言之不足故疊言之疊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而又摹擬形似之立言最有趣味末二句別言之正恐子路混於所施朋友非不怡怡但切惺的意思多兄弟非不切惺但怡怡的意思多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教民不是專教他卽戎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教之以  
孝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教也著意卻在  
善人二字須有至誠惻怛實心愛民之處亦可以說得  
不容易七年以其時則可矣亦非拘定限例 善人正  
與卽戎之事相反卻說善人教民可以卽戎此中極有  
意味含蓄

子曰以不教民戰章

似承上章而言聖人曰擊當時于戈搶攘瘡痕相尋迄  
無寧日故發此言 親上死長本教也坐作戰陣末教

論語隨筆

卷十三

六 空山堂

也教之以戰仁人尚不忍言况驅市人而使之戰乎此  
是置之死地耳不謂之棄民謂之何也須說得惻然動

情

意

論語隨筆卷之十三終 天師田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論語隨筆卷十四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從來未有問恥者此自原憲立志不同處時穀卽祿也  
祿字便說得體面一穀字直將千古庸人鄙夫貪位慕  
祿計較升斗碌碌無能情狀畫出恥字方見緊悚原  
憲志行狷介看得世間無可食之穀只一有恥便了聖  
人卻說出有道之穀無道之穀恥字方有著落此一義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一

空山堂

也原憲只知無道穀之可恥聖人卻說有道穀之可恥  
與無道穀之可恥都是一樣不分彼此此又一義也又  
將有道穀之可恥說在第一層似有側重不能有爲之  
意此又一義也依文義當云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  
恥也看上論邦有道貧且賤焉節可見今卻省一恥也  
字總括合併只是一恥字諺之此又一義也

克伐怨欲章

四

克伐氣盈此有餘之症怨欲氣歉此不足之症看他先  
列克伐怨欲四字後用不行焉三字截住可見根株萌

芽都在此中政有多少費力處 制私本是難事較之  
無私去私者更難無私之妙冰消雪釋去私之決一刀  
兩段制私者是藏伏禍根在內乍平乍起旋剗旋生此  
中慘淡拮据正有萬分刻苦所以爲難 聖人不許制  
私爲仁止爭淨盡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蓋自然無私  
者固是仁若能克己力行拔去病根者亦未嘗非仁制  
私者不但不是無私亦併算不得去私也 拔去病根  
有二法一是積漸消磨此文火工夫一是勇猛決去此  
武火工夫 原憲之意爭行止不爭有無聖人之意爭  
有無不但論行止四者不行而行之根自在行之勢未  
已且行之數有限不行而欲行之數正不可測所以不  
足爲仁 仁則吾不知極明白斬截並無含蓄回護

子曰士而懷居章

士字須擡高看懷居本商賈庶人之事不謂士之誦法  
先王者亦復爲之卻如何算得士 治生謀產聖人亦  
不諱言懷居便時時刻刻係戀於此此本不足深責卻  
可惜是士也 懷居有二義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  
皆懷居也此張子之言正自可味 懷居與懷土相似

南懷土字實懷居字活究竟居字說得較闊故集註以意  
言之南懷字須細看只此中介介不忘温飽卽是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危者岬岸高峻有壁立千仞之槩言孫此理不變只是  
出之以委婉巽順耳此爲處邦無道者而發須側注

危行言孫一邊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有德者必有言一則涵養深厚蓄之有本故言之理明  
而詞達實有諸已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說理論事如數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三

空山堂

家珍所謂言有物也一則心氣和平善言德行出之  
亶有倫有脊順理成章所謂言有序也仁者必有勇所  
謂無私則大無欲則剛浩然之氣充塞天地也須看孟  
子知言養氣之說便可參會其理兩不必有須活看  
尹註兩徒字便說煞了有言有勇身分儘高有言者

卽不有德亦不是便佞口給勇者卽不有仁亦不是暴  
虎馮河徒爲血氣之強也集註此處說得較粗仁與

德只兩開說不必分別等差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羿稟何等權勢卻不說他權勢只他這善射盪舟是當  
身力量本領真負絕世奇技無論爭天下以之自保一  
身則有餘矣而乃身首異處卒就鼎鑊禹稷何等功德  
卻不說他功德看他躬稼出身真是隴畝匹夫卽謀一  
身而不足何論得天下而乃膺圖受錄保世滋大兩兩  
較量意在言外不著議論不加推原只教人深思而默  
會之此是南宮立言妙處夫子若一落論斷便著痕迹  
蓋南宮本非問難夫子亦不須荅妙在以不荅荅之時  
解夫子謙不當禹稷故不敢荅此正俗儒之見或以夫  
論語隨筆

卷十四

四 空山堂

子因氣數之命不可憑故罕言之如此則與尚德之說  
相悖矣俱無是處 君子哉二句串說惟其尚德所以  
爲君子也德字是南宮意中事夫子特爲指出妙在只  
是贊南宮仍不爲羿稟禹稷加論斷也 小人窮思而極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章 而小人窮思而極小人窮而  
此章不重勵君子只是絕小人正恐小人之假託乎仁  
也 此章有互勘法從來以仁屬君子以不仁屬小人  
此處卻就君子身上求不仁從小人身上求仁此互勘  
也又有加倍法只說君子斷無不仁小人斷未有仁立

言已經嚴切卻說不仁中容有君子仁中斷斷無小人  
極而言之寧可故入一君子不肯輕出一小人此加倍  
法也又有側注法語意該說君子而不仁者有之小人  
而仁者未有平列已自分明卻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作跌頓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拘轉直下顛倒迴復語  
勢何等緊悚此側注法也重君子而不仁是萬分中或  
欠一分未有小人而仁是萬分中並沒一分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本該說教子卻說一勞字真爲父者所不忍出本該說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五

空山堂

諫君卻說一誨字真爲臣者所不敢言本不願勞卻無  
如愛何本不敢誨卻無如忠何愛而不勞算不得愛忠  
而不誨算不得忠正意只說愛自當勞忠自當誨卻用  
反跌出之須將愛之忠焉重讀將勿勞勿誨連讀能乎  
字便靈醒真切一勞誨乃愛忠自然之極理愛不能不  
勞忠不能不誨正理勢之必然直是無可奈何此是聖  
人吃緊說愛忠處世之不勞不誨者正坐愛忠二字看  
得不真耳蘇氏用而字一轉卻是正說道理與本文

語脈不合

子曰爲命章

子曰爲命章

詞令國之大事其於小國尤重鄭當晉楚之交處分爭之地全仗詞令抗大國之威結四鄰之和誠非易事故

須集思廣益詳審精密而爲之 鄭國爲命之詳見左

傳北宮文子過鄭一段但左傳以子產爲政擇能而使

爲主此章四項平列無側重子產意 文人相輕才士

善忌自古而然世叔討論而裨謀不以爲嫌子產潤色

而子羽不以爲嫌惟不自用是以各盡所長 詞命爲

行人之專責而諸子爲之不嫌其侵相臣總一國之大

論語隨筆

卷十四

六

空山堂

事而退分潤色之任諸子先之不以爲僭則爲命之重

可知也一時諸臣雍容和衷知大體於此可見隨草創

是命意布局討則以事勝論則以理勝脩者去其繁或

片言而扼要飾者益其簡或累辨而不窮潤是易估贅

爲妥帖化枯槁爲流亮色則推陳出新變俚歸雅而對

或問子產章

或問子產章

子產爲政不專於寬卻似偏於猛者觀其語太叔火烈

水懦之說可見然其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所謂陽用

其猛而陰行其寬也聖人以惠人斷之其所以窺子產

者微矣 子西大段是剛愎戾深不近人情的人心術不正本末更無足觀重言彼哉外之之辭言不足置議論也 論管仲極推重其功卻不說管仲一匡九合功烈之大卻言伯氏之沒齒無怨以見其心服管仲之功則管仲之爲人可知矣此畫家反托法也人也二字鄭重喚起陡接奪伯氏邑一事若與或人管仲之問迥不相蒙而嘉歎之旨自溢於言表此正立言妙處 人也猶莊子之人也之德也語氣 蘇氏曰北服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孔明之

論語隨筆

卷十四

於李平廖立古今二人而已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本是貧而無諂與富而無驕相對卻說貧而無怨無怨固未及乎貧而樂者而已高於貧而無諂者故較無驕爲難 怨有芥蒂不化便是怨字說得細則難字愈出 貧而無怨難此聖人因人情事勢而爲平心體貼之言富而無驕易乃襯語也一說此爲世祿怙侈者言謂貧而無怨乃爲難耳若富而無驕凡有節制者能之何世之富者多驕耶此得風厲末世之旨亦可兼用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春秋大勢大夫專政擅權寢強日盛陪臣黨惡漸成篡奪故其患在多才小國政煩事劇疲於奔命外不能抗大國內不能靖其民亟倚良臣爲之主持故其患在無才聖人目覩其事故借公綽立論以爲私家得廉靜之長則可以坐鎮有餘而杜其跋扈生事之漸小國得幹略之臣乃可以安內輯外而無股削傾危之憂故曰可爲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此深慨時勢之流極而歎國家用人之難也

論語隨筆

卷十四

八

空山堂

子路問成人章

列舉四子只是知廉勇藝樣子聖人意思中人之色樣頗多隨意舉此四人皆鄉國近習之人偏端一曲之士一若字固是約略舉似正是緊切指示須連文之以禮樂五句作一句讀不可板分質學亦不可於四項下硬加轉語卻成兩截語勢趨重文之以禮樂文字特深妙粗疎者細密之疵類者消融之樸素者潤色之徑直者涵柔之旣非假飾於外亦非枯守於內情深而文明體節而用和此之謂文亦字對踐形盡性之聖人言之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降格以求况而下之正爲當世風俗習染江河日下揣摩鄉愿機巧便利之士比比皆然思得一廉節忠信之品爲當世痛下針砭若說舉子路所已能而言借此抑折而激發之便無謂之至兩見字一不忘字須細玩利害當前乃見節義不磨期約已久乃見金石不渝第二節亦字對上節成人言之中士節重成字不成不足以爲人知廉勇藝而支以禮樂纔算一成字非是不足以言成也下節重人字須要成得個人廉節忠信纔算得個人非是不足以爲人也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九

空山堂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蘇氏曰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二不言不笑不取當時以此稱文子或是譽之以爲美或是駭之以爲異俱未可知聖人核其信者恐其有溢美之詞又恐其有過情之譁不是定要搜求文子不足處三然後正是三不厭之根三不厭正是破解上節三不字卻是注釋上節三不字如賈所說雖未必切合文子之爲人卻稱心而言

中正平穩正自善言德行聖人與人爲善如此時中之  
行真是求之不得其然二字正是一聞其言欣然色動  
處不必定作疑詞看豈其然乎微作轉語只將時然後  
言三段身分擡得極高則疑信之意自出須得躊躇含  
蓄之妙亦不必重駁公明賈也公叔文子乃衛大夫  
公叔發發一作拔孔註訛爲公孫枝當時泰有公孫枝  
字子桑者衛並無公孫枝也朱子集註因志其考據不  
詳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章

論語隨筆

卷十四

十 空山堂

以防二字是此章眼目要君全在以字上見仲之罪不  
及不祀請後事亦可行但據邑請後其心便不可問所  
謂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此聖人春秋誅意之法也一  
求字便無要之之迹一以字便有要之之隱防之不足  
以害魯仲之智寧不知之但其求之之心終有一防在  
此卽臧氏罪不可追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以會盟之事言之踐土之盟儕於葵邱然葵邱之會定  
襄王以安王室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此二君會

盟之心事不同也以征伐之事言之城濮之績烈於召陵然召陵之師雖奇正兼用究之仗義執言不由詭道城濮之師雖陰謀奇計兵家弗禁究之分曹執衛不爲伯討此二君征伐之心迹不同也文之爲人堅忍戾深桓之爲人寬柔慈義管仲以天下之才而有學問禮讓之風子犯先軫以偏勝之氣而多陰鷲刻深之計晉文困而在外故更事多而知深老而舉事故慮日暮而計挺齊桓其道主柔故多留而不遂之事其時近古故多畏而不敢之心以文較桓事速就而義尤壞名較盛而

論語隨筆

卷十四

士

空山堂

實則衰此桓文正譎不同之大槩也 正譎兼心術行事言之時講以爲單指行事失之蓋桓之心術固非王者之正較之文則近正耳 虎皮蒙馬牛聲出極晉文之譎死生以之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子路疑管仲未仁是論其心術夫子稱其仁是許其事功此二說正自並行不悖 九合諸侯九如字讀古人稱多者爲九不定是九次如莊子稱九淵孫子稱九天九地之類必求其數以實之固矣須說九合語勢方有

力不以兵車全是大義驅之大信約之此所以全天  
下生靈之命也與下章嚴華夏之防義固相通而言各  
有主封建井田壞於列國之兵爭不以兵車此管仲  
所以存先王之制而繫生民之命也功被當時澤流後  
世何仁如之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子貢是深一層看法意思跌重相桓以為不死猶可相  
桓甚矣不知管仲之功正在相桓故夫子緊接相桓而  
推重言之 一匡天下時解照集註尊周室攘夷狄以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主

空山堂

君臣之分夷夏之防分柱不知攘夷正所以尊周君臣  
夷夏二義不可平列觀下文被髮左衽句可見 當時  
荆熾於南狄橫於北戎又介居江淮之間管仲一出而  
帖荆懾狄服戎所謂攘夷狄也然當日時勢楚之強大  
尤駸駸可畏管仲攘楚之功尤為不世之業 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與微禹吾其魚乎語意相似 匹夫匹  
婦之諒不是貶召忽之死只是說管仲之可以無死亦  
不是說管仲於義可以無死只是說管仲有如此之功  
其死亦可少緩矣語意須善會 按程子為管仲出脫

處皆以桓兄糾弟之故或問亦主其說不知糾兄桓弟  
歷考書傳皆有明據其以桓公爲兄者祇有漢薄昭齊  
桓殺弟以返國一語耳此語本有爲而發難以爲據先  
儒辨之甚明且卽使桓兄糾弟亦未見管仲之義可以  
無死也太抵二子之意推本心術夫子之意推重事功  
論心術則不死又相之罪重而九合一匡之功輕論事  
功則九合一匡之功大而不死又相之罪小夫子妙在  
將管仲不死之是非置而不論反說小節小諒之無足  
重輕正見論人當識其大體論仁當取其大功不必區  
區責備也 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管仲之  
不死未必不害於義而其功有足褒二子與聖人之論  
不妨各成其是 程朱謂唐之王魏不死建成之難以  
爲有罪後雖有功亦不足贖不知王魏之功不足與管  
仲並論而王魏之罪較之管仲更大不相同蓋王魏爲  
東宮之臣維時高祖尚在王魏亦知有唐而已太宗以  
弟殺兄王魏不仕足矣正未見有必死之義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春秋傳有家大夫邑大夫是陪臣亦得稱大夫也時講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三

空山堂

謂家臣不應有大夫以公叔文子之臣而稱大夫正是  
書法巧處此解大謬一本是文子與僕同升卻說僕與  
文子同升此則書法之妙亦似當年直不知有文子薦  
之者而文子風度光明絕不見有並已之嫌亦不見有  
樹黨市恩之迹於此可想此章是專美薦賢因文子  
之諡爲文而借此一諡流連歎慕之不比孔文子章單  
論諡法集註諡法亦有錫民爵位爲文者正不必泥

子聞之不可略過正因軼行遺事稱者絕少流風餘韻  
漸卽歇絕所以他人不聞而夫子獨聞且前此不聞今

論語隨筆

卷十四

十四

空山堂

日始聞也此中正有無限深情知人一也忘已二也  
事君三也此三者皆順理之事經之緯之錯之綜之自  
然成章故曰可以爲文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無道彙括其事如彝倫不敘綱紀不張之類也字不斷  
儼然其辭未畢夫如是緊接有情而衛係賢與佞雜處  
之地靈公係忠與奸交涉之身仲叔圉三人不但德求  
必優卽才亦不出於正第各有可用之才靈公用之又  
各當其才故雖無道之君而擁有能之臣不可以喪也

三子之才如此則賢而有才者可知靈公無道之君如此則有道而能用才者可知一國之須才如此則才之重於天下可知須推上活看爲妙須善看奚其喪三字靈公之世侮亂交作及身歿之後子孫爭國可謂不保其終矣其岌岌及於喪者靈公之無道爲之也其可以喪而卒不喪者靈公之能用三子之才爲之也有道者得才以興固見用才之效大無道者得才而不亡更見人才維繫之不輕

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五

空山堂

則字語脈甚緊無必爲之志只就當下勘定不待爲之而知其難也不說他決不能爲卻下一難字正爲言之不怍者代爲慙顏汗下此中情事有十分難堪處廉恥既亡則勇奮之根絕浮佻日甚則深沉之意衰

陳成子弑簡公章

陳成子弑簡公此論語記敘之體依春秋書例當作齊陳恆弑其君壬今俱稱其諡卻就孔子語中直稱陳恆弑其君正名定分何等嚴厲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八字明目張膽斧鉞風霜不特可以誅二百四十年亂臣



無君之心而萬世之爲人臣者懼然則孔子此舉不獨  
爲一陳恆也。精神鋒稜全在兩不敢不告一則曰不  
敢不告謂不敢不告君也。再則曰不敢不告謂奉君之  
命不敢不告三子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其弑奪之膽  
全生於一敢字。陳恆弑君不告討陳恆是卽陳恆也。君  
命告三子討陳恆若不告三子是又一陳恆也。屹立二  
語說得大義凜然。臣心如揭。兩從大夫之後端然自  
責。正是爲陳恆激射爲三子對針。君曰告夫三子者  
有怪而異之之意。妙在一語勒住不更著一字。集註君  
乃不自命三子添設痕迹。卽大夫謀國二語說從大夫  
之後意思亦不嚴切。三子與陳恆聲勢相倚。告三子  
討陳恆無異告陳恆。陳恆更無異告三子。討三子固  
宜乎其不可也。孔子若討陳恆必有以處之。不是全  
不較勝負任義而不任力。亦不定是上告天王下告方  
伯紛紛多事也。此章意思只是伸大義於天下。原說不  
到此際。左氏所載孔子之言雖未必盡然。程子之論卻  
猶出左氏下也。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呆極謬極。曰不

論語隨筆

卷十四

夫

空山堂

欺字是人臣不忠之根不以誠信事君不以道義事君皆欺也君猶天也事君當如事天君猶親也事君當如事親如天則不敢欺如親則不忍欺 犯卽有犯無隱之犯所謂犯顏直諫也一犯字真有嬰雷霆批龍鱗之槩將古來諫臣折檻請劍裂麻牽裳一種風格傳出勿欺也而犯之六字一反一正戒勸相承須作兩句截讀又作一句連讀相生相足意方盡張南軒以勿欺爲主范氏亦以犯非子路所難其說皆失於一偏

子曰君子上達章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七

空山堂

上達有積漸究極二義達一也而上下異上下異而達則同謂上達爲勞下達亦未嘗逸謂上達危下達亦未嘗安君子小人正從這起腳處分路只爭分毫之差遂有天淵之別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時講登塔穿井之喻最切 任意聽其上下斷無幾倖或上之理舍上下而別求中立亦無不上不下之位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學但學者之用心不同爲己者事事從己起見爲人者處處替人做工夫 古今以

世代言之其實同時之人一念之差便有古今之異爲  
已爲人迥乎不同此盛衰升降判於人之心術也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  
之仕者爲己此語轉換有味然古之仕者爲人正是古  
之學者爲己今之仕者爲己正是今之學者爲人無兩  
層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此章以夫子欲寡其過句爲主伯玉使來夫子坐問使  
者傳言都是爲此一層意思須看得是一線上事方見

論語隨筆

卷十四

六

空山堂

聖賢以道相勉以神相遇之妙聖賢未嘗無聲氣道  
義以爲聲氣聖賢未嘗無寒溫學問卽是寒溫一章  
歸結處是贊歎使者其實正以見孔子之深契伯玉也  
不必坐定有過總是欲寡便常見其有過不必坐定  
未能越是欲寡更常見其未能欲字而字其字未字細  
玩有無限意味無限曲折此雖伯玉自道卽夫子爲伯  
玉寫照不過如此緣使者卽學問中人故能言省躬克  
己之深也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  
缺陷中見功力此語正可微參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此語最有味想人一生都在非中歷年愈多  
得非愈甚卽五十以後亦何年非知非之年也

子曰不在其位章

此章連曾子曰爲一章道理最圓更有意味正見論語  
類記之旨集註以爲重出章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思不出位正位中無不  
盡也曾子嘗稱此言正偶然有觸於良象不必沾沾貼  
兼山講 唯思最靈唯思最幻方平忽起欲止忽馳一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九

空山堂

日而九迴端坐而千里能使思不出位此際正難 君  
臣上下此一定之位動息常變此無定之位惟思不出  
位則各止其所 止則靜一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

曾暗曰吾等思不出其位章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訥言敏行猶是平等說此處不惟言訥而直曰恥不惟

言敏而且曰過較訥敏字更鞭進一層 言行原是兩

事本文只兩開言之恥不必說恥躬之不逮只率易出

之便自可恥過不是說行過於言須就行上勇往直前

常要趕進一步纔算得過。行最難副乎其程如思量  
要做到十分便只行得七八分須打算做到十二分纔  
得滿十分此是加一倍法如此則前晚後推乃有并日  
兼程之勢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君子道者三者字以道言猶言君子之道有此三項不  
必坐實君子以人言仁者知者勇者三者字亦照此解  
時文輒云對君子而懷慙語便滯。君子之道一也得  
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知勇亦然。仁知勇不爲憂

論語隨筆

卷十四

干

空山堂

惑懼而設憂惑懼卻爲試仁知勇之地仁知勇自然不  
憂不惑不懼此見仁知勇分量之高不憂不惑不懼纔  
算是仁知勇此見不憂不惑不懼之難。三者字總是  
想像君子之道不憂不惑不懼亦總從君子之道想像  
出來看憂惑懼愈微則不憂不惑不懼更細纔是仁知  
勇極際而我無能之意不必我繳自隱然流露於言外  
君子自道猶云謙詞若說聖人難於自譽故言之歉然如  
他人稱夫子定不如此此意便淺了自道猶言自道所  
至也仁者不憂三項本有至理若非夫子見得細微透

徹如何言之親切如其素歷仁知勇之量本無窮盡若  
非夫子見得深遠不可究極如何言之如此欲歎真若  
不足此其避而不居已將此事認在身上也尹氏成  
于德以仁爲先進德以知爲先序有不同也按上論先言  
知此處先言仁偶然不同耳正不必沾沾求之困勉錄  
云止論重下截此處重上截更泥

子貢友人章

方人所以知人本學者之事但省躬治己有重於方人  
者且所以爲方人之柄據也暇字正妙暇字從賢字出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三

空山堂

賢則暇爲之正自不妨不賢直不暇爲也賢乎哉不作  
駁詰之辭卻不是褻之也不暇正須實講要求所以不  
于暇處不暇亦不是自貶若說我尚不暇賜當賢過於我  
兩兩較量便成呆滯重則字甚緊切自治刻苦全在此  
字中見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

章

此章須將能字提在知字上說知之者知其能也不能  
何以爲知不患能之而不知正患知之而不能我能而  
人不知我無憾也人知之而我不能我何以自處如此

說便與別章意思不同

子曰不逆詐章

逆者事機未來而我先迎之億者如在室外而料室中

之虛實逆詐是詐未動而我先詐也億不信是不信未

形而我先不信也我逆彼彼又逆我則詐無已時我億

彼彼亦億我則不信亦無底止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

明如以察爲明皆天下之至暗者也 先覺二字不可

分覺未有不先者先覺者明鏡止水物來自照如秦使

幣重而言甘晉人卽知其將誘我孟子聽其言也觀其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三

空山堂

眸子便知其人之善惡所謂誠則生明虛則生明靜則

生明公則生明非明理而達於事者不足以與此也

抑亦二字是直下語亦是畧轉語不逆不億便自能先

覺此直下也不逆不億卻又能先覺此畧轉也 是賢

乎與抑亦二字緊相迴抱呼應如云大槩如此纔算是

賢正見逆詐億不信者之未足爲賢也 章意重在料

人料事之明逆詐億不信正是本領不濟先覺乃是坐

照如神也楊氏以不逆不億爲誠以先覺爲明又添出

不逆不億恐爲小人所罔一層卻與本文語氣不合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仕止出處本有中正之道過高則固失之卑下則爲佞  
微生明知孔子不是佞故意以佞詰之不知都是教孔  
子爲固耳孔子云非敢爲佞卻不肯爲固不佞不固之  
閒聖人固有以自處而固之一說必有所歸卻自放不  
過微生也。栖栖如鳥之栖木所謂遶樹三匝無枝可  
依也。疾固二字極可味多少悲天憫人委曲憂世苦  
衷俱在此中正要說得極惻痛悽婉 微生之所謂佞  
正孔子之所謂不佞不固微生之所謂不佞正孔子之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三

空山堂

所謂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章

此稱字乃稱謂之稱非稱譽之稱也本文言驥之所以  
爲驥者在德不在力此責成語非惋惜語也時講皆主  
用才觀人者言以世不見知爲驥歎感慷慨卻與章意  
全不相干。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無  
忠信而多才技磨之豺狼不可近玩此可得此章之旨  
看兩其字則德力皆驥所有特驥之所以命名則以  
其德不以其力也



或曰以德報怨章

以德報怨自是厚道末世人情無良蓋有以怨報德者矣今以德報怨豈非長者之言但少稱量斟酌聖人不說他以德報怨之非卻教他打算報德之具更於德字上面另尋一件物事真不能得此如張釋之所云盜宗廟玉環便予以族若盜長陵一抔土法更無以加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劈頭一喝其說立窮何以報德須知是駁倒語並非詰問語此中更無含蓄亦并不俟或人再荅也以直報怨直是不報怨耳然使人之有怨

論語隨筆

卷十四

十四

空山堂

於我者各得公道以去卽所以報之也此報字說得妙以德報德如交際應酬之常固不待言卽處進退取舍之地亦有公義私恩兩得而不相妨者不幸至於兩妨亦須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總之較無德於我者加一番看待此之謂以德報也舊講云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又云報德亦看道理如何都看得沾滯之極怨與讎不同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此本不在愛憎取舍之中豈是尋常睚眦嫌怨可以例視或問引周禮公羊傳牽扯報讎爲言殊覺糾混不清以直報怨還他

報怨正項早將德字省下是報怨不宜以德也以德報德卻是報怨對面纔將德字安頓得法是德非所以報怨也俱緊對或人以德報怨句兩路駁盡時講只重以直報怨句而以未句足之意思便劣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也

下學取研文錄歸疑賦文句

不見是而無悶是一等意思知己相得而益彰又是一等意思能知聖人之深則傳道得吾徒非細故也聖人一生實無人能知其實際閒中發此一歎正是本色語何爲莫知子貢正求莫知著落蓋夫子既云莫知定有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五

空山堂

所以莫知之實卽夫子之真精神面目也此子貢之好學善問處若說子貢自負能知聖人今聞夫子如此說便怪而問之真杲相陋解不怨不尤冷落恬淡平易寂寞全用不著耀采炫色亦毫不見張眉撐目所謂如水無石如木無風也下學如博文約禮致知力行之事上達如盡性至命精義入神之詣惟其下學方能上達須是上達纔算下學此句說得入妙極平實極奇特蓋人以下學測聖人而不知其已自上達也人以上達求聖人而不知其仍是下學也此中本自難知只可自

于喻而難以語人知我其天祗是繳完莫我知句言除非  
天纔知我正見人之莫知也時講都說聖人與天爲徒  
造化冥漠有不言默契之妙看得似深卻自呆相聖  
人如此道安見子貢不解集註以爲子貢猶未達正自  
無據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公伯寮愬子路或問以爲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亦自有  
見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命在將廢寮正爲命所使此  
如神差鬼遣寮雖欲不愬不得也彼其奈之何耶如此

論語隨筆

卷十四

美

空山堂

解方透切時解云命實爲之與寮無干正自含混唯  
聖人能知命亦唯聖人能安命所謂打開後壁以示人  
也先儒謂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都爲中下人說法正  
公坐不解命也

子曰賢者辟世章

此章泛論君子見幾而作之道而世道衰賢人隱自隱  
然寄慨於言外四項固非有優劣卻以辟之淺深爲

次第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章

此章慨歎當時遯世之賢七人實有所指有多少悲憫  
心事說不出尤景一矣字深情無限八百有餘字  
子路宿於石門章

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然實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也晨門之言似諷似稱正不必說煞然於聖人心事卻  
一語道盡餘其難不爲果也果字正對

子擊磬於衛章

擊磬只是偶然然一種憂世之心不覺自寓於磬聲中  
磬磬堅確不移亦自磬聲中得來 深則厲二語間

論語隨筆

卷十四

三

空山堂

閒冷冷若規若諷似與磬聲相荅又似與擊磬者毫不  
相涉正自不著迹相聖人出則救世處則獨善本不  
可以難易論卽以難論果於忘世卻自不難言外見別  
有難處寧爲其難不爲果也 果字正對磬磬字難字  
從已字出聖人此語不是沾沾評駁荷蕢正以悲憫之  
至欲已不得此中有多少深情苦衷此其本而爲之

子張曰書云章

何謂也問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故以百官聽冢宰解  
之自古之人皆然正見爲古者經常之道亦見古道之

不可行於今也  
子曰上好禮章  
禮兼體用恭敬辭讓體也品節等級用也禮而曰好全  
在精神心術正處之化之上下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故曰易使受禮達而分定禮順而心安二義卽此  
章註脚內  
子路問君子章

脩者除而去之祛其所本無也保而全之完其所固有  
也敬者只是提醒此心惺惺不寐常將此身檢點省察  
無處不到不致昏昧放逸東倒西歪卽此便是聖賢根  
抵帝王樞要所謂天德王道總以慎獨爲本是也  
敬須切脩己言之脩乎其內則中正仁義之體以立所  
謂敬以直內也脩乎其外則恭從明聰之用以行所謂  
敬用五事也  
安人安百姓都有實事須兼化之處之  
二義惟敬能簡惟敬生明一切靜專動直虛公詳慎俱  
在此內  
堯舜猶病不重堯舜之心無窮正見安百姓  
之量難盡亦不重安百姓之量難盡正見敬之量甚大  
也蓋堯舜猶病之心仍是脩己以敬之心對針兩如斯

而已乎趕過一層繳足首句方見得君子分量只此一語自十分圓滿徹始徹終薰天蓋地也 等差明則各止其所調劑平則各得其願此卽聖人致中致和之妙也

原壤夷俟章

子曰無皋二散五林又

原壤老氏之流聖人不責其學術之失而責其廢禮敗俗之害斥其著者也 清談任誕詩酒倡狂才人畸士放棄禮法其流禍遂不可勝道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聖人叩原壤良足鑒戒

論語隨筆

卷十四

无

空山堂

闕黨童子將命章

將命亦不見有甚抑處只是教他觀少長之禮習雍容揖讓之儀自然薰陶以馴其氣涵揉以長其德童子本非求益者聖人正善於益之也 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二項正相反

也其洩則不暇各得其願此即聖人致中致和之妙

論語隨筆卷之十四終

論語隨筆卷之十四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